

俯瞰江山，繁花落尽，人生若无初相见，是否便不会空余恨？

实力派作家青妍倾力之作，带你感受一场不一样的宫闱情仇！

江山 红颜 劫

青妍
著

JIANGSHAN
HONGYAN JIE

错嫁为妃，命运把她推进云谲波诡的九重宫阙，
使她卷入步步惊心的宫闱争斗之中。

倾城红颜，江山社稷，于他而言，孰轻孰重？

三千粉黛皆承一人之恩，一朝春尽繁花落，是否会徒留一身悲凄？

江山
红颜
劫



江山红颜劫

JIANGSHAN
HONGYAN JIE

青妍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江山红颜劫 / 青妍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2. 2

ISBN 978-7-219-07638-5

I. ①江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 226650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王晓雪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张雪芹 唐柳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http://www.gxp-ph.cn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300千字
版 次 2012年2月 第1版
印 次 2012年2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638-5/I·1437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 | CONTENTS

001 / 第一章 初识君

024 / 第二章 种祸根

060 / 第三章 入宫门

090 / 第四章 遭杖责

121 / 第五章 红颜劫

148 / 第六章 承君恩

178 / 第七章 风乍起

211 / 第八章 惊变数

247 / 第九章 惨灭门

276 / 第十章 青丝落



第一章 初识君

金陵城外有座尼姑庵，庵里供奉着送子观音。据说此庵建于晏朝初年，到了大临永丰年间，历经改朝换代的风风雨雨，庵内已是残垣断壁，青草萋萋，早寻不见旧日光景。不知谁在门上挂了一副对联来描述庵内的破败景象。

上联：庵内无尼，风扫地；下联：殿堂少灯，月照明；横批：风清月朗。

永丰五年，兵部左侍郎钱中正的夫人出资重修尼姑庵，并请来了慧通大师，庵里香火日盛，前来烧香还愿者络绎不绝，庵内终日香烟缭绕，钟响罄鸣。

钱夫人的儿媳乃右丞相苏之河的长女，名唤苏云锦。苏云锦的胞妹苏云遥在永丰四年入宫，极受天子宠爱，被封为贵妃。苏之河原不过是吏部郎中（正五品），后因其女受宠才得以平步青云，官拜中书省右丞相（正一品）。

苏云锦在其妹得宠、其父升为丞相后便飞扬跋扈起来，时时不把公婆放在眼里。她嫁入钱府两年有余，至今未得一男半女，却偏生仗着娘家之势不许其相公纳妾，公婆每每提及替儿子纳妾之事她便大哭大闹，继而又跑回娘家哭诉。

如今苏之河位高权重，侍郎夫妇唯有暗自懊恼没早替儿子纳房小妾。为了延续钱家香火，钱夫人只得隔三差五跑来庵内恳求菩萨保佑苏云锦



早日有孕。

这日，钱夫人带着一名贴身婢女又来到庵内烧香许愿，她跪在送子观音面前，双手合十虔诚地许着愿。每每她来上香，尼姑们便将其余上香人等暂时阻在庵外。因此，大殿内除了能听到别院传来的木鱼声就静悄悄一片了。

突然，一双纤纤玉手攀在了殿门边上，随即一颗脑袋自门外探了进来，东瞅瞅西望望后，一个刚过及笄之年的少女迈进了殿内，美丽的大眼睛滴溜溜转着，神情煞是可爱！

钱夫人的婢女连连给她使着眼色命她出去，谁料那少女却冲她笑着扮了个鬼脸，而后便学着钱夫人的模样跪在送子观音像前。婢女急得手足无措，想出声赶她又怕惊扰夫人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得眼睁睁地站在旁边干着急。

那少女生得明眸皓齿，身穿大红锦缎对襟长衫，衫上绣有对称的雏菊，眉目间一派天真烂漫。她见钱夫人闭着双目嘴里念念有词，甚感有趣，不觉扑哧笑出了声。

“夫人，她……”

那婢女刚说得几个字，钱夫人就摆手示意她勿再多言。钱夫人对这少女似乎极有眼缘，并不恼她突兀地出现在殿内，反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她。依少女的穿戴，钱夫人猜测她不是官宦家的大家闺秀就是富商千金。

那少女偏头望着钱夫人，清亮的眸中干净透明得仿似不沾一丝尘埃。钱夫人嘴角勾起笑意，和蔼地问道：“姑娘姓甚名谁？与何人一同前来？”

“嘻嘻，我又不识得你，不说。”少女调皮地眨眨眼。

“大胆，我家夫人问你话，你怎敢如此无礼？”那婢女大声斥责道。

“无妨。”钱夫人摆手笑道，“姑娘不说也没关系，只是我看你似尚未出阁，不知为何要拜送子娘娘？”

“送子娘娘是什么？”少女垂下眼帘想了想，而后指着送子观音问道，“莫非这就是送子娘娘？那你又因何拜她？”

“我是求送子娘娘保佑我儿媳早日有孕，替我生一个大胖孙子，好让我钱家有后。”钱夫人笑道。

“拜了便会生小孩儿吗？”少女面色一紧。

“那是自然。”钱夫人的婢女插话道。

“啊？”少女忽地爬起来跺足呜呜大哭，嘴里连声叫着，“我不要生小孩儿，我不要生小孩儿……”

婢女掩嘴笑道：“你既然不要干吗又去拜送子娘娘？这会儿可由不得你不要。”

“秋月。”钱夫人出声喝止了她，继而对那少女道，“无须啼哭，我有法子令小孩儿不钻进你的肚里去。”

“当真吗？”少女哭声戛然而止，立时便又眉开眼笑，神情丝毫不显做作。

“当真。”钱夫人微笑颌首，“只是姑娘须得先告诉我你姓甚名谁。”

“我叫柳眉儿。”

半个月后。

柳眉儿带着一帮穿红着绿的丫鬟在园中踢毽子，园里春意盎然，笑声一片。然她爹爹却在此时打发一小厮来叫她速去前厅。

“我爹叫我何事？”眉儿拍拍衣裳扬脸问道。阳光下，她一双翦水秋瞳看去格外聪慧灵动。

“小的只是一个下人，哪敢问老爷唤小姐有何事？老爷让叫便只管来叫。小姐快快随小的一同前去吧。”

好端端的叫她去干吗？最近她也没做什么令人头疼的坏事呀。

“夏荷，你与我一同去吧。”眉儿想了想，叫上了她的贴身丫鬟。

那群踢毽子的人里走出一个穿青衫的女孩，她跺着脚道：“这里这么多人，小姐为什么单叫上我？”夏荷很是不满眉儿又拉她一起去，因为她知道老爷唤小姐前去多半没好事，小姐若跟老爷顶撞起来，倒霉的还不是她这做丫鬟的？

到了大厅，夏荷悄悄往老爷面上一瞄，果见老爷皱着双眉，心下暗呼不妙。眉儿却大大咧咧一屁股坐在她爹身旁的椅子上，问道：“爹爹唤女儿前来有何事？”

若是在以往，柳老爷定会斥责她坐无坐相，但这会儿他看看眉儿却沉默未语，面上仿似笼着什么难言之隐一般。眉儿心下有些诧异，不觉抬眸往立在她身边的夏荷望去。夏荷也正一脸茫然地望着她。

“爹爹唤女儿到底何事？”眉儿忍不住又问道。

“咳咳……”柳老爷轻咳几声，挥挥手，下人尽皆轻手轻脚退去，夏



荷见状抬脚也欲溜，却被眉儿一把拽住。柳老爷扫了夏荷一眼道：“你且下去，在外候着小姐便是。”

“是，老爷。”夏荷心中一喜，不想眉儿不乐意，抓着她不放，夏荷恼得一张嘴撅到了天上。

那柳老爷一身灰蓝色长袍，头戴青紫色绒布梁冠，一介商人却偏好做儒生装扮。他看看眉儿，沉吟一会儿才缓缓道：“我儿已过及笄之年，现如今有人上门提亲，爹爹虽不舍，但女大不中留呀！”

“小姐要出阁了吗？”夏荷不禁脱口而出，却遭来柳老爷狠狠的一瞥，吓得她立时屏声静气缩在了眉儿身后。

俗话说，哪个少年不钟情，哪个少女不怀春。听柳老爷说有人上门提亲，眉儿乐得喜笑颜开，全无一般女子的忸怩羞涩之态。她原以为是自己近日又闯下了什么祸事，爹爹才叫了她来听候发落，不想却是这般好事，不由得回头冲夏荷挤眉弄眼做着鬼脸。

见宝贝女儿欢喜不已，柳老爷眉头皱得越发紧了。他原也是一个读书人，早些年一直想博取功名好光宗耀祖，无奈屡试不中，只得转而经商做起了绸布生意。在娶了一房妻室生下眉儿后，生意竟风顺水起来，渐渐做得家大业大。

只是眉儿她娘在生她时难产去了，眉儿她娘跟着他没享到什么福让他心怀愧疚，再加之他认定自己在生意场上的发迹皆乃眉儿带来的，因此对她百般溺爱，怕她受委屈多年未娶，直到近年眉儿大了才讨了房小妾回来。

眉儿不喜读书，不喜女工，他也由着她去，还依着她的性子给她请来一个武师，不料那武师只是一个江湖骗子，嘴上功夫有七分，拳脚功夫却只三分，眉儿跟着这样的师傅能学到多大本领则可想而知了。

但就学了那么点三脚猫功夫也足以让她“为害四邻”了，常有乡邻为她的“善举”找上门来告状。也只有这时，柳老爷才会沉下脸来狠狠训斥她。

眉儿转过身子，见她爹面有忧色地捋着颌下稀疏的胡须静默不语，还以为是因她要出嫁了心生不舍之故。想起她爹素日总言她没个女儿家相，将来无人敢要云云，眉儿不觉咯咯笑道：“爹爹，你不是时常发愁女儿嫁不掉吗？如今有人上门提亲来了你又怎么说？”眉梢处尽现得意之色。



柳老爷闻言嘴唇翕动了几下，望着眉儿如花的笑靥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。他本就觉得此门婚事难以向眉儿启齿，今见她欢欢喜喜越发张不了口。但不说又不行，那边已打发人催问几次了。踌躇半晌，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道：“眉儿啊，爹爹对不住你死去的娘，也对不住你呀。”

“爹爹何出此言？”

“唉！”柳老爷长叹一声。

眉儿不解道：“爹爹何故长吁短叹？有话不妨对女儿直言。”

“眉儿啊……不是为父狠心，爹爹也是迫于无奈啊！爹爹今欲将你嫁与侍郎家的公子为妾，爹爹这心里委实也不……”

“我当何事，做妾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也值得爹爹长吁短叹吗？”眉儿打断他，不以为意地笑道。

“如此说来，我儿可是愿意嫁入侍郎府为妾？”柳老爷一双眼睛差点没蹦出来跌落在地，但他随即又喜笑颜开，忙打发人去钱府报信。

不想报信之人前脚刚走，眉儿后脚又提出一个让他瞠目结舌的条件。

眉儿因她娘去得早，她爹人到中年方讨了梅姨娘做小妾，府中上下人等对梅姨娘都极为恭顺，是以她并不觉得做小妾有何不好。只是梅姨娘过府时，乘的乃是青衣小轿，且打后门入的，这让眉儿有些不乐意。女子一生不就只能嫁一次吗？她同意嫁到侍郎府为妾，但是即便做妾她也要凤冠霞帔，八抬大轿由侍郎府正门而入。

“胡闹！自古就没听闻有哪个做妾的可以由正门而入！”柳老爷气得吹胡子瞪眼。临朝是一个重官轻商的年代，商人除了有钱生活优越毫无社会地位可言。侍郎府派人上门说亲时，柳老爷心下先是万般不舍将花朵似的女儿送与人为妾，但听来人说钱大人许诺日后会在朝中替他觅个一官半职后，他便眼前一亮。

柳老爷一直想跻身官场，机会从天而降，他自然有些动心。况且民不与官斗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再者，来人还说钱夫人与眉儿半月前曾有过一面之缘，甚是喜爱活泼聪慧的眉儿，虽是嫁入侍郎府为妾，但吃穿用度皆按少奶奶的标准，万万不会亏待于她。在眉儿答应做妾后他刚放下心头大石，不想眉儿又出幺蛾子，他如何不恼呢。

钱府。

“你打发人去把少奶奶叫来。”钱夫人对秋月吩咐道。



“是。”秋月将托盘里的茶盏和几碟小点心搁在桌上便转身而去。

“夫人这会儿叫她过来有何事？”说话的是秦姨娘，她原是钱夫人陪嫁过来的贴身婢女，后被钱大人收做了通房丫鬟，生下两个女儿后又提升为妾。

钱夫人端起茶盏，右手捏着杯盖在杯口轻轻拂了拂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老爷决定给睿哥儿纳房小妾。”

“哦……这……她会依吗？”

“由不得她不依。”钱夫人品了口香茗慢悠悠地道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她自己肚皮不争气，还想让咱家断了后不成？老爷为此事愁眉不展，日前特向足智多谋的太傅大人讨了招，太傅说给哥儿娶妾是咱的家务事。”

秦姨娘颌首道：“合着也是这个理儿，她爹如今权力再大也管不到咱们家里的事来吧。”

“这个自然。”

“夫人……”过了会儿，秦姨娘张张嘴似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。

“你有话但说无妨。”

秦姨娘眉间笼了一丝隐忧，“这事恐她知晓后又会上大闹一番，弄得上下不得安宁。虽说她爹管不着咱的家务事，可也须防着他日后找个由头寻老爷的晦气。”

“怎么你也变得和老爷一般胆小谨慎起来？老爷先前就是担心这点，后经太傅大人点拨方才醒悟。她嫁到咱家就是咱家的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不怕她爹会寻咱什么晦气，顶多不过是阴着脸给咱看罢了。”

秦姨娘听了这才放下心来，欲再说什么，听得门外传来脚步声忙住了嘴。

门口的丫鬟掀起帘子，一个丽人闪了进来，在她身后跟着一个五大三粗长得仿似门神一般的丫鬟。但见这丽人生得丰盈窈窕，粉腮红润，看上去风情万种，在那丑丫鬟的衬托下越发显得娇娆妩媚。

这丽人便是苏云锦。她对着钱夫人轻施一礼，随即不待钱夫人发话便自坐了，神情透着一丝倨傲问道：“不知婆婆唤我前来有何事？”

待钱夫人告知她要给睿哥儿讨房小妾后，她玉面一寒，立时从椅上起身恨恨地道：“婆婆想必是忘了，前儿我已说过，只要我不死，睿哥儿想讨妾便万万不能。”

“怎可动辄就在夫人面前说出什么死呀活呀的话来?”

秦姨娘话音刚落她就柳眉倒竖，指着秦姨娘厉声道：“你是个什么身份？我和婆婆说话几时轮得到你来插话？”说罢，带着“门神”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。

“瞧她那轻狂劲儿，睿哥儿讨妾一事只怕她决计不会善罢甘休！”秦姨娘平素在这府里还有些分量，方才因实在看不惯苏云锦的嚣张气焰才出言说了句，不想被她当着房里几个下人的面数落得灰头土脸，一口气差点没顺过来，不由得在钱夫人面前煽风点火。

苏云锦仗着娘家有势便越来越放肆无礼，钱夫人也实实被她气得不轻，冷着脸道：“我还没死，这家里还轮不到她来做主。”说罢，吩咐边上垂手站着的婢女，“告诉秋月，让她打发小厮速去刑部叫睿哥儿回来见我。”

约莫半个时辰后，一个丰神俊朗的青年男子挑开门帘进来，他眉目含笑，给钱夫人揖了一礼，“不知母亲急着唤我回来有何事？”

“哼，你若还是我儿就好好治治你媳妇。”钱夫人气呼呼地道。

“不知她又为何事惹得母亲生气？回头儿子定好好训斥她，母亲但请宽心。”他赔笑着。

“你去告诉那泼货，这次给你娶妾之事她不依也得依，这家还由不得她翻了天！”

“是。母亲若没有别的吩咐，儿子这便去知会她。”

钱夫人耷拉着眼皮自顾品茶不再吭声。

等了片刻，他又揖一礼，倒退着走了几步方转身离去。

这青年男子自然便是侍郎府的公子钱其睿，现今二十二岁，在刑部任主事（正六品）。从钱夫人房里出来，他双手抱臂站在亭子里望着远处的假山似在沉思，无意中触到袖中某物件后，他面上不觉一喜，拔脚匆匆往自己园中走去。

苏云锦此刻正在房里捧着东西大发雷霆，众丫鬟个个吓得噤若寒蝉。若是夜间冷不丁瞧见这些个丫鬟定会让人疑是到了阴曹地府，她们个个都可与夜叉相媲美，这园子里但凡模样周正点的都被苏云锦给打发了。

“娘子，娘子。”钱其睿人未进屋，声音先到。

苏云锦闻声冷眼瞅着大门，待他进来后嘴角便扯出一抹嘲讽的笑，“哟，我当是谁，原来是新郎官回来了？”她说罢，款款走至一张贵妃





榻前。

钱其睿微微一笑，挥手让屋里丫鬟都退下，他走到苏云锦身旁，自袖中摸出一支金簪，捏在手里轻轻转着，“喜欢吗？”

“可是特地给我买的？”苏云锦斜卧榻上含笑睨着他。

“自然是给你买的，这样精致的东西也只有你这美人儿才配得上。”他说着便将簪子插在她秀发上。

“放你娘的屁！”苏云锦坐起身勃然大怒，拔下头上金簪掷在地上，“也不知是哪个窑姐儿送你的，却拿来哄骗于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”

她粉面含怒，看上去却别有一番妩媚。钱其睿嘴角噙着浅浅笑意，伸出食指在她脸上轻抚道：“乖乖，你生起气来这张脸越发娇艳迷人，真是爱杀我也！”

“当真吗？”苏云锦脸虽绷着，心下却被他这话与手指轻柔的动作撩拨得麻酥酥的，芳心一荡，杏目中不觉就涌上丝丝春色。

“天地良心，我说的话句句发自肺腑。”

苏云锦将视线在他面上缓缓掠过，而后含娇倚榻，樱唇微启道：“只怕背转身你又对别的女人这般巧语了。”

见她腮晕潮红，钱其睿不由得低头在她脸上吻了一下，而后用手指绕着她衣上的带子，其声无比轻柔地道：“你总是防着我，实则我心里除了你便再也装不下其他任何女子。”

“你想与我说什么？”苏云锦眸中隐约浮现一丝无奈。

“你素来聪明伶俐，怎偏在这事上犯起糊涂来？爹娘想与我讨房小妾回来延续钱家香火，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便是，何苦去逆了爹娘的意？一个小妾又值得什么，还不是凭你发落吗？”

苏云锦知道自己肚皮迟迟鼓不起来，钱家要娶小妾是迟早的事。私下里她娘也道：这男人三妻四妾是免不了的，更何况你肚子还不争气！先前发火不过是她将要被迫妥协前的一种情绪宣泄罢了。

可见她虽贵为丞相之女，亦有着力不能及的无奈！

她幽幽叹口气，缓缓道：“要娶小妾也行，只需依了我两桩事。”

“哪两桩？娘子请讲。”钱其睿心里暗暗一喜。

“第一桩，一个月只许你与她同三次房，平素不许多看她一眼；第二桩，待她产下一男便立即逐出府去。”苏云锦说罢，问道，“这两桩你依是不依？”

“依，依，都依你便是。”钱其睿忙不迭地点头，临出屋前又趁她不备悄悄拾起地上金簪藏于袖中。

那厢柳府里，眉儿见老爹不应允自己的条件，便顿足哭哭啼啼地道：“爹爹若不依，我便……我便一头撞死，寻我娘去。”

柳老爷听了面上毫不动容，显然眉儿不是第一次对他使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数了。见自己这话没收到预期效果，眉儿便扭头对夏荷道：“你别拉着我，让我去寻我娘，反正爹爹如今也不疼爱我了，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趣？呜呜……”

“小姐，奴婢没拉着你呀！”夏荷一脸无辜地摊开两手。

“你别拉着我，让我去死，呜呜……”眉儿仍不管不顾地自说自话。

夏荷一脸鄙夷地抬头望着屋顶，不再理会她。

梅姨娘坐在一旁想劝却因着自己身份不便多言。柳老爷膝下只有眉儿这一个宝贝女儿，她听人说尼姑庵的送子娘娘很是灵验便动了心要去拜拜，好生下一男半女巩固自己在柳家的地位。那日出门可巧撞上眉儿，知道她要去山上的尼姑庵，眉儿便吵着要跟去。若是那日不带她去就不会撞上钱夫人，也不会有今日之事，梅姨娘心内暗叹，看来这都是眉儿的命呀！

柳老爷见眉儿一味地哭哭啼啼吵着闹着要去寻她娘，不由得拍案呵斥道：“你如今已及笄，是个大姑娘家了，还跟以往似的动辄就寻死觅活哭闹不休，成何体统？也不怕下人笑话。”

眉儿冲他瞪眼嚷道：“我原本就有爹生没娘教，哪里知道什么体统不体统，谁爱笑便凭他笑去。”

“老爷，姑娘既不乐意，不如就依了她吧。”梅姨娘忍不住开口道。

“你懂什么？她刚才亲口应承了，我已派人往侍郎府送了信去，这会儿岂有反悔之理？”柳老爷起身拂袖怒道，“若是一般人家倒还罢了，堂堂侍郎大人岂是咱们一介平民百姓能得罪得起的？”

“谁答应的谁嫁去。”眉儿顿足哭道，“娘，爹爹如今不要我了，女儿这便来寻你。”说着作势欲往桌角撞去。

“小姐。”夏荷赶紧扯住她，夏荷对自家小姐还是了解的，她倒不是怕眉儿真的会去撞桌角，只是她明白自己若不拉住小姐，老爷定会迁怒于她，少不得又要挨顿骂。





夏荷将一方罗帕递给眉儿，悄悄在她腰上轻轻拍了一下，提醒她戏别演得太投入了，以免冲动之下一时失控真伤了自己。眉儿接过帕子，一边拭泪，一边偷眼瞧了瞧她爹，见柳老爷眉头深锁又不免有些心疼，不由得软软叫了声：“爹爹。”

柳老爷转目看看她，而后长叹道：“唉，眉儿呀，并非爹爹狠心不答应你，只是你这条件实在太过荒唐。爹爹也不想逼你嫁到侍郎府为妾，打小爹爹就将你当做掌上明珠一般疼爱着，如今实在是……实在是没办法呀！爹爹也想将你风风光光地嫁到大户人家中做个少奶奶，可那钱夫人定要讨了你去。爹爹早已使人打探过了，那钱公子生得相貌堂堂，极为俊俏，断不会委屈了我儿。”

呀，美男？一听自己要嫁的夫君乃翩翩俏公子，眉儿一滴泪尚挂在眼睫，唇边却抹开了笑意。夏荷见了一时忘形，拍着手乐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小姐笑了，姑爷生得俊，小姐心里欢喜定不会闹了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眉儿眼一瞪，“管他有多俊，总之，没有凤冠霞帔跟八抬大轿就休想我过府。”眉儿说罢扬长而去。

她这一要求不仅让她爹头疼，也难坏了钱侍郎，他对钱夫人道：“本朝自太祖皇帝起便对霞帔作了详细规定，一品至九品各有不同，民间女子成亲之日才可佩戴霞帔。而凤冠因以凤凰点缀得名，凤凰乃百鸟之王，只有皇后和公主才配得上它，通常只在隆重庆典或婚礼上才戴。就是朝廷命妇成亲时也须得皇上恩赐方可佩戴凤冠，哪有小妾不知天高地厚要佩戴凤冠霞帔之理？这女子如此刁钻古怪，就是过得门来与儿媳也定是水火不容，与其到时闹得鸡犬不宁，不如早早另娶他人吧！”

钱夫人一听急了，“老爷，自我嫁给你后从未要求你为我做过何事，这次我便求你去向皇上为眉儿姑娘讨来凤冠霞帔。”

“夫人，我钱家虽不是什么皇亲国戚，但要娶房小妾，在这京城什么样的女子娶不到？夫人为何定要娶那柳家女子不可？”

钱大人很费解，钱夫人却没吱声，脸上神情仿似沉浸在了什么难忘的过往里……

“夫人，你在想什么？”钱大人疑惑地看着她。

“唉！”钱夫人轻轻叹口气道，“我第一眼瞧见眉儿姑娘时心中便十分欢喜，咱们蕊儿也如她一般的天真活泼，时时泪水还挂在眼睫上便又喜笑颜开。”



听她提起蕊儿，钱大人面色不觉就有了几分黯然。原来除了睿哥儿，钱夫人还育有一女，名唤钱欣蕊，一岁半时走失了。那时钱大人还未踏入仕途，他们也不在金陵城，而是住在边关一个小镇上。钱大人那会儿还是一个不得志的秀才，时时与一帮文友聚在“望江楼”的亭子里吟诗作赋、谈古论今。

望江楼是当地一座有名的酒楼，文人商贾云集，当然也不免鱼龙混杂。那日钱大人正欲出门去会文友，小蕊儿跑来抱着他大腿奶声奶气地唤着爹爹，他一高兴就抱着蕊儿去了望江楼。

一帮儒生喝了点小酒便诗兴大发，遥望滔滔江水开始你来我往地吟诗作对。初时小蕊儿在亭子里兴奋地穿来跑去，不时还钻到桌下探出小脑袋瓜子，眨着乌溜溜的大眼看着他，一边叫爹爹一边咯咯笑着。

待到暮色四合、群鸦乱舞之际，钱大人才惊觉蕊儿不知何时已失去了踪影。一帮人遍寻无果，问起店主和小二都道店里生意忙没留神，有人说看见小蕊儿被一道姑领了去，也有人说是被一胡人抱了去，众说纷纭没个准信。

小蕊儿就这样从他们生活中消失了。

痛失幼女，钱夫人悲痛欲绝，终日以泪洗面。钱大人因怕她在旧屋触景伤情，这才变卖田产举家来到了金陵城，后跻身于官场慢慢爬到了侍郎之位。

混迹官场后钱大人渐渐变得谨言慎行，在朝中他不与任何人拉帮结派，属于明哲保身之人。在官场摸爬滚打十余年，他总结出了一套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，那就是在皇上跟前既不能太过显眼也不能毫不起眼。太显眼，位高权重难免有朝一日因树大招风；而毫不起眼也不行，那样会导致皇上对你没什么印象，得不到重用不说，还很有可能因此丢了乌纱帽。

如今的钱大人深谙官场之道，让他为了一个小妾在皇上面前招摇地讨要凤冠霞帔实在让他为难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捋着垂到胸前的胡须沉吟不语。

“老爷。”钱夫人看着他，眸中带了一丝哀求，“就算妾身求你了，挑个皇上心情好的时刻请他下旨特准眉儿姑娘佩戴凤冠霞帔如何？”

“这谈何容易？一个小妾，既无寸功于朝廷又无甚特殊背景，夫人让我如何与皇上开口？”



无论钱夫人怎样左说右说钱大人就是不点头应允，她不由得恼了，拉下脸道：“你总是这般前怕狼后怕虎。”

“夫人此言差矣，非我胆小怕事，而是此事实太过荒谬。”

“有什么荒谬的？这世上的规矩都是一成不变的吗？若果真如此，现今的天下也不会是永丰帝的了！”

“夫人！”钱大人厉声喝住她，双眼迅速四下一扫，虽则屋内丫鬟早已被他屏退，他仍压低声音道，“夫人怎可妄议此等国事？这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！”

钱夫人自知一时失言，也吓得失了几分颜色，须臾缓过神后，她以帕掩面抽抽噎噎地道：“也不知我那可怜的蕊儿如今是死是活，倘若活着不知今生还有无相见之日。蕊儿，娘对不住你呀，那日为娘悔不该让你爹爹抱了你去玩耍，蕊儿……”

“夫人……”这些年钱大人一直为蕊儿走失一事感到愧对夫人，这会儿听她哭起蕊儿便觉气短。

“我自哭我的，与你不相干。”钱夫人侧转身背对着他又哭道，“蕊儿……你到底在哪里？我可怜的蕊儿……”

“唉，夫人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

“我不想怎样，我就想我那可怜的女儿，蕊儿呀……”

“夫……夫人，你能不能不哭啊？”

“我偏生要哭，莫非我想女儿哭哭也不成吗？若想我不哭，你要么今日就把蕊儿给我找回来，要么就去替眉儿姑娘讨要凤冠霞帔。”

“这……唉！”最后钱大人终是被她哭得烦闷不已，顿足叹道，“罢了罢了，我就舍弃这张老脸不要，去向皇上讨一讨。”

隔日，下了早朝，钱大人找到皇上的贴身太监汪公公，悄悄塞了几锭银子在他手心。汪公公不动声色地将银子藏于袖内，随即笑道：“钱大人请在此安心候着，少时咱家会派人来知会大人。”

说罢手中净鞭（也称拂尘）轻轻一拂，搭在左臂上自去了。

皇上身边的太监个个都善察言观色，他们差不多就是皇上的心情预报表，故大臣们有事晋见皇上多半会先贿赂一下他身边管事的太监，因为这会令他们将要启奏的事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约莫半个时辰后，一个小太监跑来道：“钱大人，汪公公让奴才来知会大人速去御花园。”

飘浮的云雾戏弄着晴空，碧绿的池塘充满盎然春色。御花园里的牡丹、海棠等在春风吹拂下竞相争艳，热烈竞吐着芬芳。

一个英俊挺拔的年轻男子站在花前负手而立，金色的阳光将他深邃的五官镌刻，泛着耀眼的光影。明明他眉目带笑，却偏生让人感到他无可替代的存在感及那傲视天下的力量。

“皇上，兵部左侍郎钱大人来了。”汪公公瞥见钱大人走来，急上前几步在那男子身后弯腰禀道。原来这卓越的男子便是当今圣上叶青。

他转身，嘴角噙着一抹笑意，“爱卿此刻来见朕所为何事。”

“皇上万岁万万岁！”

“免礼平身。”

“谢皇上！”

行过大礼，钱大人看着满园怒放的鲜花道：“皇上，这园里花开得如此茂盛，欣欣向荣，好兆啊，象征我大临朝国运昌隆！”

“哼，钱正中你好大的胆子！”叶青脸上的笑容顷刻消失，瞬间乌云翻滚，冷声道，“花开再美终究过于短暂，你可是暗指朕的江山亦是如此？”

“皇上请息怒，臣绝无此意。”官海浮沉之人大抵都练就了一套心惊而面不改色的本领，钱大人虽吓得小腿在不停地颤抖，然面上却波平如镜，须臾便拟好了一番说辞，“花开虽然短暂，可在来年春风吹拂下却会开得越发灿烂，我大临朝在皇上的英明统治下也定会一年比一年兴旺。”

叶青冷冷地盯着他看了数秒，继而哈哈大笑道：“朕方才不过与爱卿说笑而已。”

刚刚还乌云压顶，转眼却又春回大地，这伴君果真如伴虎啊！钱大人暗暗感叹，同时也悄悄舒了口气。

“爱卿还未告诉朕前来所为何事？”

钱大人犹豫片刻道：“臣确有一事，但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

“爱卿有事但说无妨。”

当钱大人期期艾艾地说出后，他微微扬了下眉，“哦，一个小妾居然敢要求凤冠霞帔？这女子当真有趣得紧。”

“想来也定是如这园中花儿一般活泼讨人喜。”汪公公一脸媚色地道。他得了钱大人的好处，自然要帮着打打边鼓，在皇上身边待久了，这些太监最是懂得见缝插针地适时发言。

